

在鳄鱼皮肤之下：

论《鳄鱼手记》中的边缘视角与叙事策略

**RQ:** 《鳄鱼手记》如何通过叙事策略呈现社会边缘人物的心理经验与生存状态？

论文类别：C1

字数：4436

# 目录

引言·····	2
正文·····	3
一. 边缘化的叙事主体：鳄鱼形象·····	3
二. 边缘者的隐匿日常：生活化叙事·····	5
三. 边缘者的精神痛苦：意识流叙事·····	7
结语·····	9
参考书目·····	10

# 引言

叙事包括对语言风格的选择、叙述视角的选择和转换，以及时间顺序的安排等等。对于叙事的研究包括但不限于对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等展开研究。<sup>1</sup> 邱妙津在《鳄鱼手记》中运用具有个人色彩的意识流，象征符号的使用以及叙事节奏的碎片化等叙事策略，使得她的叙述风格更加贴近“拉子”的精神世界，描绘出边缘者的生活并强调其身份认同。

“边缘”概念由德国心理学家 K·勒温提出，泛指在两个社会群体中的参与都不完全，处群体的夹缝人。<sup>2</sup> 《鳄鱼手记》的主角“拉子”，其女同性恋的酷儿身份充分体现了这种边缘性。作为边缘人角色，在文学层面体现出非传统的叙事特征，例如意识在日常生活中的流动，从而体现出她在自我认同中的纠葛。

笔者整理查阅了大陆和台湾的研究文献，力图从不同角度分析已有文献。台湾的相关研究侧重于“同性恋媒体化”的社会学研究角度<sup>3</sup>；大陆文献专注于鳄鱼意象反映出社会对于同性恋的险恶态度<sup>4</sup>，以及关注于主人公拉子与水伶在同性恋情中的矛盾心态<sup>5</sup>。但是综上文献皆没有对于《鳄鱼手记》中叙事策略的充分研究。因此，本文将从叙事主体、生活中的叙事与意识流叙事三个维度切入，探讨文本如何通过该视角展现边缘群体在主流社会中的生存状态以及其心理经验。

---

<sup>1</sup> 申丹，《叙事学》，《外国文学》，2003 年 03 期

<sup>2</sup> 姚仁欣，《苏童小说的“边缘人”叙事》，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6 月 11 日提交

<sup>3</sup> 马嘉兰，《揭下面具的鳄鱼：迈向一个现身的理论》，《女学学志：妇女与性别研究》第 15 期

<sup>4</sup> 陈思和，《凤凰·鳄鱼·吸血鬼——试论台湾文学创作中的几个同性恋意象》，《南方文坛》，2001 年 03 期

<sup>5</sup> 刘潇潇，《沉默中的独白——论邱妙津〈鳄鱼手记〉的个人化特征》，《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 07 期

# 正文

## 一：边缘者叙事主体：鳄鱼形象

“鳄鱼”作为非人类的叙事主体，显著区别于主流文学中常见的人类视角。这一叙事选择本身便赋予了文本以天然的边缘性与异质性。在邱妙津的文学语境中，鳄鱼不仅是一个动物意象，更是承载深刻身份隐喻的叙事者，承担着展现女同性恋酷儿主体建构及其与主流社会关系的叙述功能。

首先，作者之所以以鳄鱼作为边缘群体形象的隐喻，是因为鳄鱼作为一种“边界生物”，恰能象征酷儿主体对性别二元分类的超越与游离。鳄鱼是一种介于水和陆地之间的动物，既不完全属于陆地，也不完全属于水域，具有“过渡”性。这种“界线模糊”的特性，象征着性别与性倾向的流动性与非二元特质。在《鳄鱼手记》里，邱妙津对于鳄鱼的描述是“因为性别未知，对于鳄鱼一律去性别化称呼，便利沟通和传播。”<sup>6</sup>同时鳄鱼作为冷血动物，与人类有强烈的生理对比，象征了社会主流群体与“非主流者”的身份鸿沟。借“鳄鱼”这一隐喻身份，既规避了语言上的压迫，又借动物形象“模糊”身份，强化了性别的流动性。鳄鱼象征了酷儿主体在性别认同上的游移状态，也揭示了其面对社会分类体系时的身份焦虑与抵抗经验。

其次，邱妙津借由鳄鱼细腻的情感体验，呈现出边缘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孤独、疏离与渴望，同时拓展了鳄鱼作为酷儿意象的感知维度。邱妙津通过拟人化叙事赋予鳄鱼以鲜明的情感特征与日常生活习惯，这是一种对抗“异常”或“边缘”的社会标签的方式，同时体现了酷儿个体在异化社会中复杂的情感处境。“鳄鱼想，大家到底是何居心呢？被这么多人偷偷喜欢，它真受不了，好——害——羞啊。”<sup>7</sup>邱妙津通过富有儿童气质的语言描写，展现酷儿对被看见、被理解的矛盾情绪：既渴望亲密与认同，又害怕被窥视与暴露。同志主体之所以受伤，是因为其的面容在屈辱中暴露于一个被想象

---

<sup>6</sup> 邱妙津，《鳄鱼手记》，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7月第1版，第52页

<sup>7</sup> 邱妙津，《鳄鱼手记》，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7月第1版，第53页

为是“大众观者”的社会集体面前；正是这种敌意凝视带来的观看，使伤害发生。<sup>8</sup>“偷偷喜欢”以一种天真的口吻暗示着“大众观者”对于酷儿群体过剩的注意力投射，鳄鱼的“害羞”暗示着酷儿对其的不安和期待被理解的混杂情绪，这是酷儿作为伤害型凝视对象的感知经验。

邱妙津同时通过鳄鱼的“非人”主体视角解构传统叙事，从酷儿主体受主流社会压迫的感知经验出发，揭露酷儿群体在主流话语中的边缘化与困境。她并未采用传统的人类中心视角去审视鳄鱼，反而将鳄鱼作为叙事主体，颠覆了主流叙事中对边缘群体的单向凝视模式。

邱妙津通过构建“鳄鱼”这一非人叙事主体的角色形象，以其动物性的外表象征边缘群体在主流群体中的格格不入，同时描绘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构建边缘群体在大众凝视下的不安和期待被理解的复杂心境。通过这一文学手法，邱妙津使得边缘群体的情感世界变得可触及和具有深度，从而丰富了文学中的“边缘叙事”视角。

---

<sup>8</sup> 马嘉兰，《揭下面具的鳄鱼：迈向一个现身的理论》，《女学学志：妇女与性别研究》第 15 期

## 二：边缘者的隐匿日常：生活碎片

鳄鱼作为意象，不仅象征酷儿主体的边缘位置，也渗透进其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中。同样透过边缘视角，拉子体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在细碎的日常中映现出独特的情绪轨迹。邱妙津巧妙地选择用日常碎片生活的叙事方式，描绘“拉子”不同于主流群体的日常生活图景，从而让情绪从日常中渗透而出。例如，邱妙津通过描写拉子自我封闭的、反常规的时间节奏，展现错置的时间感：

“我独居。昼伏夜出。深夜十二点起床，骑赭红色捷安特脚踏车到附近夜市里买些干面、肉羹或者春卷之类，回到住处边吃边看书，洗澡洗衣服，屋内不再有人声和灯光。写一整夜日记或阅读，着迷于齐克果和叔本华，贪看呻吟灵魂的各类书，也搜集各色“党外”周刊，研究离灵魂最远的政治闹剧的游戏逻辑，它产生的疏离效果稍稍能缓和高速旋入精神的力量。清晨六七点天亮，像见不得光亮的夜鼠，把发烫的脑袋藏到棉被里。”

9

首先，邱妙津采用了简洁的叙事风格，通过使用短小的句子营造疏离感和孤独感。“我独居。昼伏夜出。”过于精简的句子缺少叙事背景和情绪铺垫，直截了当地展现出拉子的生活状态和时间安排，同时塑造出其内心的孤独感。

其次，这段文字采用私密的第一人称自述，通过大量日常细节的罗列，营造出一种碎片化的存在状态，以私人化、微观的日常叙事取代宏大叙事。极其具象、生活化的“干面、肉羹或者春卷”与抽象概念“政治闹剧的游戏规则”同时出现在文本中，形成思想层面与现实生活的剥离张力。此种割裂感不仅体现其精神高度敏锐的状态，也暗示其在社会规范压迫下的焦虑与孤独，这正是边缘群体在主流异性恋规范中所承受的情绪张力。“发烫的脑袋”象征着精神高度活跃，焦虑，以及过度思考，这也许隐喻着酷儿在主流社会中生存所面临的巨大精神压力。

拉子作为感知主体，邱妙津书写她的日常生活细节和潜意识领域，同时运用视角融合的叙事选择，完成了现实行为视角与内在心理感受的交融。

---

<sup>9</sup> 邱妙津，《鳄鱼手记》，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7月第1版，第7页

### 三. 边缘者的精神痛苦：意识流叙事

在叙事选择中，意识流是一种对于主流叙事的反抗，拒绝了主流叙事的理性结构和线性时间观，以语言的跳跃和非逻辑性来表达“边缘者”特有的感知经验。在这类去中心、去结构的表达中，酷儿身份得以脱离规范化的话语框架，以自身的主观真实构建意义。邱妙津在《鳄鱼手记》中多次使用意识流叙事：

“但我却感觉像拉格维斯特笔下丑恶畸形的侏儒塞在颈口细窄的小瓶中，隔着玻璃变得夸张的五官，紧贴着瓶挤眉弄眼，再接枝上木寿三精彩的想象力，左边抱着一本《百年孤寂》右边抱一本《渴望生活》，瓶子底下着起火来，侏儒的躯体连着瓶子剧烈地扭曲、烤焦……”<sup>10</sup>

邱妙津没有采用传统的因果叙述，而是用碎片化、联想式的画面和松散的句式，用单一视角的意识流独白呈现主人公混乱、焦虑的内心状态，这正是意识流叙事想要捕捉的“意识的流动”。意识流叙事的核心特点是模拟人类思维的非线性和断裂性，尝试捕捉人物内心活动的连贯流动。<sup>11</sup>

与其他意识流不同，邱妙津的意识流更加细节化，并且其意识流动时的自白完全来自于想象。这种意识流被极端的情绪触发，富有张力。首先，选段使用意象的堆叠和跳跃的联想体现了意识的流动状态，“丑恶畸形的侏儒”作为主意象统领选段，拉子以“侏儒”自喻预示着她认为自己有身体或精神上的畸形，带有贬损的色彩。接下来围绕着“侏儒”的处境，叙述者的思维从“侏儒”跳跃到“木寿三精彩的想象力”。在自我关联中，出现对于大部头文学著作《百年孤寂》和《渴望生活》的提及。这些复杂且形而上的文学著作讨论的都是精神性上的问题，暗示想象中的自我存在精神性困境。

---

<sup>10</sup> 邱妙津，《鳄鱼手记》，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7月第1版，第63页

<sup>11</sup> 胡碧雯，《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中的意识流叙事与女性内心探索》，《文青年文学家》，2024-11-04

“我参与在其中，搅动它们或被搅动，无论是以什么方式嵌进去，总是被现实排在外面，身体在勤奋地行动着、嘴巴在漂亮地开阖，但我知道一个我在此，不得不填满进美丽的时间格子，另一个我在家，烂醉如泥地昏睡。”<sup>12</sup>

这段文字传达了酷儿群体在主流社会中常感异质感和对现实身份困境的深刻感知，展现出酷儿认同的困境所在，即它无法被主流语言完整命名，只能在自我意识的流动中，通过痛苦的反思确立身份认同。在意识流叙事中，主体和客体的边界逐渐瓦解——“搅动它们或被搅动”，这呈现出行动者身份的模糊，主体意识在被动和主动的混合状态下存在。这种主体的不稳定状态在主体的分裂下进一步被强调，“一个我”和“另一个我”暗示着酷儿主体的分裂身份，精神自我和现实自我并不协调，而是存在断裂。

意识流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叙事手法，但是邱妙津在其中注入了丰富的个人色彩，使用完全虚构的意象堆叠展现角色的内心意识流动，不将情绪附着于现实中的某物。同时，她在意识流中巧妙运用想象中的物品，暗喻主角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困境。

---

<sup>12</sup> 邱妙津，《鳄鱼手记》，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7月第1版，第113页



## 结语

本文从邱妙津的叙事策略出发，探究邱妙津在塑造边缘群体时所使用的文学叙事手法以及象征手法，包括但不限于使用动物意象代指叙事主体，使用碎片化的生活化叙事展现边缘群体在主流社会下的生存状态，以及以意识流叙事为契机，展露酷儿生存境况的同时，挑战主流叙事范式的尝试。她通过非人的存在，即鳄鱼叙事主体，完成了对边缘人精神世界的隐喻，又通过拉子的内心精神性流动，展现其内心痛苦。同时，邱妙津善于在意识流中使用完全虚构的意象，围绕诸多意象展开角色意识的流动，并且充分挖掘意象中的暗喻意义。她所选用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加深了这种意识流动的冲击感和沉浸感，让读者能够与角色的精神痛苦和内心矛盾同频共振。

然而，《鳄鱼手记》所触及的文学议题依然远未被穷尽。围绕“拉子”身份展开的叙事，不仅呈现了个体在性别与情感认同中的痛苦与挣扎，更是一种持续流动、不断探索的精神书写。邱妙津将自身的情感经验深刻地融入文本，使《鳄鱼手记》充满生命力，同时也为边缘群体的书写赋予了深远的意义。故单从叙事策略这一视角的分析，实际上还颇为单薄，不足以展现《鳄鱼手记》的魅力所在。邱妙津的写作不仅仅在文学角度《鳄鱼手记》作为极其经典的酷儿著作，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被重新书写、解构，鳄鱼的哭声会被听见。

# 参考书目

- [1]. 邱妙津,《鳄鱼手记》,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1 年 7 月第 1 版
- [2] 申丹,《叙事学》,《外国文学》,2003 年 03 期
- [3] 姚仁欣,《苏童小说的“边缘人”叙事》,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6 月 11 日提交
- [4] 马嘉兰,《揭下面具的鳄鱼: 迈向一个现身的理论》,《女学学志: 妇女与性别研究》第 15 期,
- [5] 陈思和,《凤凰·鳄鱼·吸血鬼——试论台湾文学创作中的几个同性恋意象》,《南方文坛》,2001 年 03 期
- [6] 刘潇潇,《沉默中的独白——论邱妙津<鳄鱼手记>的个人化特征》,《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 07 期
- [7] 胡碧雯,《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中的意识流叙事与女性内心探索》,《文青年文学家》. 2024 年 11 期